**《佛说十二游经》讲记**

刚晓

我们现在学佛的时候，经常会到接触到很多很多的“所谓佛法”，我也不能说它错，但是呢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：这个人说的跟那个人说的完全不一样。我来说的时候，我肯定说的也跟别人不一样。这不是经典的问题，而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自己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呢？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总觉得我有这种想法，希望别人来认可我，总想这样的。其实，如果他来认可你，如果你俩人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，其实那才是有问题的，但是，如果是跟我不一样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～～

所以，如果你要照别人的学，实际上是学不来的。在《摄大乘论》中间说到过，说：佛是从最清净法界等流出来的，他证到的是什么，流露出来的就是什么。而我们呢不是，我们是在自己内心里头琢磨出来的，或者是听别人给我们说的。我们现在实际上都是这样，这个是正常的。你看，我们所学的东西，基本上都是别人给我们说什么然后我们才知道的，要是没有人给我们说，我们就不知道了——生下来以后，妈妈教你这个是桌子，你才知道它是桌子，妈妈说这是苹果，你才知道这是苹果，再后来老师教给你三角函数、牛顿定律，这样你才知道这些知识……都是这样的，别人跟我说什么我才知道的，没有说现在我再把人类几千年的知识积累重新发现一遍的，我是直接这样学的。

现在呢，既然这么多人说的都不一样，我们又找不着一个一锤定音的权威，咋整呢？

比如说，这儿有一部经，就在这儿放着，你读这部经，他读这部经，各人的理解都不相同。这时候，我照天台智者大师的说法来——天台智者大师把整个佛教判成五时八教，他说释迦牟尼佛初成道，第一时是华严时，第二时是阿含时……谁跟你说初成道就是说的华严～～他说：我读出来的，我照着这个经典读，在读的时候这样理解了。搞清楚，这是你自己的理解而已，我读的时候，咋读不出来这个意味儿呢？要是按我读出来的，绝对不能这样说～～你能说我的理解是错的吗？不能吧。问题是大家已经承认天台智者大师的权威性了，所以大家照着天台智者大师的说法来了。他说得对不对？其实我们根本不管这个，大家是把他的说法直接当成答案来使用了，大家在他面前是匍匐着的。如此一来，大家在他面前，根本不会再有别的想法，不敢再有别的想法。现在我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，大家就一定会说是我的错了，但事实上我是没错的。

你看，在《解深密经》里头，释迦牟尼佛把他自己一生的教化，给分成三个大的时段：第一是小乘时，称为阿含时；然后是般若时；最后是深密时。搞清楚，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的判教！释迦牟尼说，我这一辈子就说的这些东西。可结果就是没人看。这个也不是没人看，至少在当时，天台智者大师他们是没看到过这个经典——我的印象中，智者大师的著作中，确实没有提到过这部经典。咱们现在会说，这部经南北朝的时候已经翻译出来了（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《相续解脱经》1卷；北魏[菩提流支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443930/443930.htm)译《深密解脱经》5卷；南朝陈[真谛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02815.htm)译《解节经》1卷，）后来玄奘法师给翻译成《解深密经》，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，智者大师时候这部经是有的。可是，有又能咋的，就算有智者大师也没有看到过——以前翻译经典，不像现在，翻译一部经出来，马上给放到网上，这样全世界人都能看到。在当时，翻译一部经出来，如果我有很厉害的缘，皇帝会下令，抄几部给全国的大庙分送一下，你们才能看到。其实好多好多庙是看不着它的。咱们都知道一个事儿：天台智者大师听说有一部《楞严经》，就特别想看看，但当时没有啊，他拜了好多年也没有看上。至于《解深密经》，当时可能他听也没听说过，所以他在读了《法华经》以后，自己给进行了一个判教——先是华严时，再说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涅槃时，他的五时是这样的。接下来他还要解释一下为啥要这样判，编出一整套的道理来。我说过好多次了：所谓的道理，其本质就是借口！他说：日初出先照山巅，然后再照山谷，最后落的时候还是山巅……没错，太阳是这么照的，但太阳照山巅跟先说华严经有啥关系吗？根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啊～～但是，别看根本没有关系，可因为他是权威，人们根本不会反驳他的说法的，而且还会主动给他的话进行论证，论证其合理性。现在不也是这样嘛，领导人说了啥话，马上社科院的、高校的教授等就给进行合理化论证，来证明领导人的话是如何如何的正确。

咱们知道，人在年轻的时候，是可以胡说八道的，通常人们会因为你年轻而原谅。但是，你已经成年了，你就必须得臣服权威——臣服权威是你成熟的表现。你要老是不服权威，老是给人家杠杠，那就是你这个人还年轻，你还不够沉稳，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的。所以，一定得人家说什么，那就是什么，不要给人家呛了～～天下的道理，哪儿有真的？根本就没有较真儿的必要。当一个权威已经形成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跟他碰了，那是鸡蛋碰石头；在没有权威的时候，你是可以自创一套的，当有了权威的时候，臣服权威也就是了。一个时代，如果英雄很少，少到只有一个——就是皇帝，那么，这个社会通常是一个安详的社会、和谐的社会；要是这个时代遍地是英雄，这就是最差劲的社会了，他们要打来打去，天下就要大乱了。《三国演义》为啥好看？那个时候有太多的英雄，正因为英雄多了，所以在政治上说，真不是个好时候，老百姓最受苦。

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判教了，现在来看他们的判教，我们可以依他们的判教，不过，我们现在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——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，跟舍利弗说、跟目键连说、跟须菩提说等等，从来也没有跟我们说过；天台智者大师，他是跟灌顶他们说的（他的著作大部分是灌顶给记录的），智者大师也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……那么，这时候，我们就先把智者大师、吉藏大师等的理论先放一边，咱们来看看佛经上到底怎么说的。

我们编排经典的时候、翻译经典的时候，汉地还好一点儿，藏地跟汉地可不一样——咱们经常看到，藏地译师在译一部经的时候，会把科判给直接做好，甲一是什么、甲二是什么……译师已经给你作好了。译师把科判作好以后，我们就算不照他的来，也在无形之中受影响了。其实现在咱们只看原文就行了，没必要照他的科判。咱们汉地还好没有这个传统，传说昭明太子给《金刚经》分了分段儿，这其实也是简单的科判，我印象中是宣化上人说的，说昭明太子因为给《金刚经》分了段儿，导致他直到现在还在地狱里没有出来。

当然了，也不能说绝然没有这个事儿，比如说咱们读的《中论》。《中论》汉地人的解释，也是好用科判的，你要是做不出来科判，他就说你没读懂。我现在讲的时候，没有给做科判，是照着这个经书，一个个颂子读过来的——你没有作出来科判，可能是你根本没有读懂；你做出来科判，要是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，这还中，说明有点儿自己的理解；要是完全照别人的，说明你其实是在鬼扯而已。

现在咱们来读读这些佛经，也可以给作出判教——针对某一部经，是科判，针对这么多的经典，那就是判教了——至于说能不能流传，那是另一回事儿。首先要看人格魅力够不够，天台智者大师，人家的人格魅力够，修行也好，道德也好，而且还得到了杨广的支持，结果人家就形成了一个宗派，天台宗就这么成了。

玄奘法师好，他的人格魅力也好，道德也好，而且他的所作所为叫别人都佩服，他还得到了当时朝庭的护持，在他身边，也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派别……基本上都是这样的，像华严宗，也是这样形成宗派的。

宗派的形成，还有一个时节因缘的问题，但至少我们现在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判教。我做的判教，不管得没得到大家的公认，只要我自己做出来了，对我自己来说，就是在修行之路上前进了，这就是收获。如果说老是跟着别人的，其实你未必有多大收获——你跟着别人跑，而你的理解，其实肯定跟别人不一样，不可能跟他一样的嘛～～要是你跟他一模一样，那才真叫出了问题。既然不一样，为啥你还作不出科判呢？这就说明了你自己在头脑里头根本没有理清楚嘛。

咱们读手里的汇编经书，这个书呢，它没有根据义理来编，是根据篇幅长短汇编的。经典之外还印了一个目录，拿到经典的时候，你读到哪一部，你可以在目录这儿给它记上日期，是哪天读的。不过这个目录呢，是托着蕅益大师编的《阅藏知津》而来的，只不过给进行了微调而已，大家让它起记录作用也就是了。至于义理，大家要是照着这个目录来的话，就要跟着蕅益大师去了，我不是说照蕅益大师的路子不好，我是知道你肯定照不住蕅益大师的路子的——就像说，他在爬山，我们也在爬山，好象我们跟他一起爬山，可我们的脚印绝对是踩不住他的脚印的。一样的，蕅益大师他把藏经通读了一遍以后，他根据他的理解，这部是说的啥，那部是说的啥，他给简单做了一下编排。现在呢，我们有些微调、补充，主要是杨新宇他们编的，在编的时候，是以蕅益大师的《阅藏知津》为底本。目录就是这样，至于经典正文，是按篇幅长短排的。第一辑是20页以下的经，为啥要按篇幅长短来编排呢，这主要是为了给大家一个信心——

汉文经典，总共八百多部，有些经典，被翻译过好多次，这就出现不同的本子，我们把重复的经典，按照蕅益大师的来，选取其中的一个，这样，就只有379部经了。像《心经》，二百多个字，这也是一部，《大般若经》，六百卷，也是一部。所以，别只看部数。我们现在先选20页以下的，一下就237部了，按字数是74万字，订成5册——说实在的，订成5册只是这样字大些，方便阅读，其实按平常的装订来的话，一册也就够了，仅只是相当于一本《西游记》的字数嘛。有人已经读完了，这第一辑十来天就读完了。读完了之后，觉得我一下就读了二百多部了，按部算的话，已经百分之六十几，这就觉得读藏经其实不是太难。要是一上来先读《大般若经》，说，总共有三四百部经，半年才读了一部，就会觉得，这得多长时间呀～～就害怕了。所以说我们就按照篇幅的长短来了。

说实在的，这三百多部经，在没有读完的时候，自己在心中就有一个判教了。当然，你自己的判教，出来以后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公认，这没有关系，祖师大德其实真是龙天推出的，不是凭一己之力就中的。而且，现在也不是创宗立派的时代，你现在要是想创宗立派，大概大家会说你是邪魔外道的，你即使根本就不是邪魔外道，别人也会说你是邪魔外道。所以，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祖师们当初，其实也不是说想创宗立派的，那根本是时代使然。现在不要有这种想法，要是真成了，成了也就成了。当你天天想着创宗立派当祖师的时候，大概是头脑有问题了。

咱们现在是说把这些经典读上一部分，读多少算多少，咱们总共三年时间，读经最多读一年，要是还不行的话，那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时间不够。学因明，因明总共也没多少部典藉，我读了二十多年了，我的读法是反反复复地读，我现在把那些典藉合起来，完全能够自己写出一部来，不过当前我没有这想法。

咱们读经典，咋读？很简单，一句句地读。今天读这部《佛说十二游经》，它本身不难的。

**昔，阿僧祇劫时，菩萨为国王，其父母早丧亡，让国持与弟，舍国行求道。**

**遥见一婆罗门，姓瞿昙，菩萨因从婆罗门学道。婆罗门答菩萨言：“解体所著王者衣服。编发结莎为衣，如吾所服，受吾瞿昙姓。”于是菩萨受服衣被体，瞿昙姓；洁志入于深山，林薮嶮阻，坐禅念道。**

**婆罗门言：“卿是王者，久在尊贵，简于勤苦。夏可饮水，食众果蓏；冬可还城邑，街里乞食，还其树下，禅思勿毁。”**

**菩萨其所乞食，还其国界，举国王者，下及庶民，无能识菩萨者，谓以为小瞿昙。**

**菩萨于城外，甘果园中，以作精舍，于中独坐。**

**时，国中五百大贼，劫取官物逃走，路由菩萨庐边，踪迹放散，遗物在菩萨舍之左右。**

**明日捕贼，追寻贼者，踪迹在菩萨舍下，因收菩萨，便将上问，谓为菩萨，国中大贼，前后劫盗，罪有过死。**

**王便敕臣下，如此之人，法应以木贯身，立为大标，其身血出，流下于地。**

**是大瞿昙，于深山中。以天眼彻视见之，便以神足，飞来问之：“子有何罪，其痛酷乃尔乎？疮岂不伤，毒忍苦若斯？”**

好，不翻页了，就先读到这儿。单看经文的话，基本上没有啥特殊的东西。

说，以前，以前到啥时候呢？“阿僧祇劫时”，也就是很早很早以前。当时，菩萨是一个国王，这个菩萨就是佛陀的前世。说，当时呢，他的爹妈死了——注意，他爹妈在世的时候，他当国王，可能是他爹年纪大了之后把王位让他当了。

这个呢，其实是婆罗门的传统，人一辈子，分梵行期、家居期、林栖期、遁世期等，梵行期是学习的，二十岁左右以前；家居期就是在家里经营俗务的，结婚生子，供神祭祖等事都是要做的；随后年纪渐渐老了，通常说是五十左右，把家业都交给儿子，自己到山林里修道。在这时候，是还能够给家里多少有点儿往来（这主要是要慢慢适应修行生活）；再以后，就彻底断绝与家里的往来，真正地过修行生活了。

现在经上说“父母早丧”，估计应该是五十岁左右，他爹到山林里修行了，他接着作了国王。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。【按中国托一下，是爹不作了，嫡长子作】他爹妈在到山林里修行不久，死了，这时候，他就不作国王，而让弟弟作国王了。他自己呢，“舍国行求道”，自己不作国王，到山林里修道去了。

这时候呢，他见山林里有一个婆罗门在修道，经里头有个“遥”，说是“遥见”，也就是远远地看见。这个婆罗门呢，姓瞿昙。这个瞿昙呢，在经里头，经常是指佛陀。现在这里说，其实是佛陀前世时，他拜的老师姓瞿昙，所以以后他就也称瞿昙了。下头还说到，为了区分，他老师叫大瞿昙，叫他小瞿昙。这个呢，经文说到再说。

他到山林里头修道来了，看见一个婆罗门在修行，这个婆罗门姓瞿昙。他既然见着这个修道者了，于是就拜这个婆罗门为师修道了。经中间说是遥见婆罗门了，“菩萨因从婆罗门学道”，也是的嗷，他是碰见谁就跟谁学，确实是心中本来也没有一个谱。看佛陀前世刚开始学道时这个样子，跟我们现在其实也没啥两样，我们有啥不生起自信呢？

菩萨呢，跟他的师父，有一番话，经中间没有说菩萨说的啥，只说了这位婆罗门师父的话。“婆罗门答菩萨言”，通常的“答”是回答，这里呢，因为没有记菩萨的话，所以咱们就说成“回应”。前头一句是菩萨跟婆罗门修道了，接着的“婆罗门答菩萨言”咱们就给说成婆罗门对菩萨要求跟着他学道的一个回应。说了点儿啥呢？

“解体所著王者衣服。编发结莎为衣。如吾所服受吾瞿昙姓。”就是说，你得把你身上的“王者衣服”脱了，干啥像啥嘛，既然是要学道的，那就要穿修道人该穿的衣服。这就是外相的问题，这其实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咱们通常有点儿轻视这个，老说“修行以修心为要”，确实是修心为要，可是，咱们都知道，外相的本质，是内心的显现，外相是啥样儿，就显示了你的内心就是啥，这是一致的，要是你的外相很差，你说你的内心很好，你根本是在骗人呐～～济公，又吃肉又喝酒，说他是“内里是菩萨，外现邋遢相”，这是鬼扯，说明写这济公传的，根本是个外行。为啥外行写的反而人们喜爱呢？外行对外行嘛，在同一频道了，引起了共鸣嘛。

有人说是外道会讥嫌你的，这当然也是一个原因，不过不是内里的原因。

还有一个“编发结莎为衣”，“编”是动词啰，“发”是头发吧～～印度的修道者，咱们佛教是剃光头的，以前婆罗门教的，也不是剃光头的，教派不一样，发型、服饰等也都稍有区别。不过咱们还是分不清的，而且说实在的，我估计印度人他们自己可能也分不清，就像咱们中国人对于佛教神、道教神、民间神，未必能分得清。“结”也是动词，“莎”，这里读作suo，是一种草，说是咱们这儿的香附子，哝，就这个——



这草干了后捶捶能够作蓑衣。我小时候在山里住过两年，山里人盖草房子，就是用这个莎草的，当然了，杜甫写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那里头说是用的茅草。

“如吾所服”就是要穿像我这样的衣裳，“受吾瞿昙姓”，要跟着我的姓。佛教刚传到中国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，师父姓啥，弟子就跟着师父姓，这样呢，显得确实是很乱，后来道安大师才确定了一下，出家人都以释为姓。

婆罗门跟菩萨说过以后，菩萨呢，就按照婆罗门的要求来做了。以后，下边儿的经文里，就称他师父大瞿昙，他叫小瞿昙。

菩萨呢，就“洁志入于深山林薮崄阻坐禅念道”，这个“洁志”，就是清心净意，立下了志向。比如说我现在立下了志向，要成佛，一直为此而努力——这个呢，最重要的就是专一，刚开始发心求道，不是最后的清净，所以，这清心净意，咱们给理解成专一是最合适的。以后要是给外边儿说的话，你们也可以给说成理想，说一个人要有理想，为了理想的实现而努力，象人家刘备，从小的理想就是当皇帝，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，最后终于成了蜀汉的昭烈皇帝。诸葛亮，理想是要成为管仲、乐毅那样的千古名臣，后来人家也成了千古名相。理想很重要。

菩萨立下了成道的志向，到深山老林里“坐禅念道”，这个“坐”，不是坐下来、坐着，而是留在原处的意思，在《说文解字》里就有说是“与留同意”，也就是把心留在禅这儿不让离开。或者说是防守，也就是守护着不让别的来妨害心在禅这儿。这个禅呢，不一定是佛教说的这个禅，现在人在古印度那个地方，进行考古，发掘出来了公元前23世纪的印章，那个印章就是一个人坐禅的图案，佛教传到中国后咱们叫坐禅，其实以前都是叫做“瑜伽”。

“念”，就是“令心明记不忘”，也就是说让心一直惦记着道不要忘了，心要保持专一，念头不间断，这才叫一念。比如说现在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干这样的事儿，在这儿读书，读着读着，下雨了，心忽然跑到衣服是不是该收了？这就是读书的念头转了，说，不对，我先把这个读完吧，下也下了，也不是那么大，稍微晚一会儿也没啥，这个就不是一念了。念就是一直一直让你的心不停，这一念保持多长时间呢？“念”跟时间长短根本是没有关系的。如果你仅仅是说，我现在要诵经了，我把这部经诵完，大概是要一个多小时，那么这一个多小时叫一念。咱们听说过虚云老和尚的故事，在虚云老和尚的年谱中间记载了有这么一个故事：有一次，他在自己的小茅篷里煮芋头，一边煮，一边打坐，有人到茅篷来看老和尚，看到他入定了，就拿引磬在他耳朵边轻敲一下，请老和尚出定。出定后看到有人来，老和尚就说：你们来得正好，我刚刚煮了芋头，大家一起吃。结果一看，芋头都长毛了。就是说，老和尚觉得只一念，实际上已经过了二十多天。他这一念，就是二十多天，这二十多天就叫一念。

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说法，说释迦牟尼佛交待大迦叶尊者，要大迦叶尊者拿上释迦牟尼佛的袈裟去入定，等当来下生弥勒佛出世，到那时候把那个法，那个袈裟交给弥勒佛。于是大迦叶入定，一直等到弥勒佛出世的时候来叫他，再把释迦牟尼佛的法服交给弥勒佛，这个就叫做一念。一念不是时间长短，是心不间隔，心念不间隔就叫做一念。

这个一念还有一个故事，是唯识宗的窥基大师的。当时他在修灭尽定，就是在山中间坐着，玄奘法师去西天取经的路上碰到了，在山洞里见到他，就把他给叫醒了。玄奘法师叫醒窥基大师以后，窥基大师问玄奘法师：释迦牟尼佛啥时候出世啊？我等着帮他弘扬佛法呢。玄奘法师告诉窥基大师：什么呀？释迦牟尼佛早就入灭好多年了。窥基大师说：那我就再入定吧，重新等下一任的弥勒佛出世吧。玄奘法师说：算了吧算了吧，你这一入定谁知道你又入多少时间呢？万一到时候没人叫你，不是把弥勒佛又错过了。反正是弘扬佛法，你跟着谁不是弘扬佛法？你跟着我帮我弘扬佛法也行啊。你就帮我吧！我现在去西天取经，回来的时候你来帮我弘扬佛法。窥基大师说：那也行，只是入定时间长了，身体不对劲，身体朽坏了，要重新去投胎。就相当于说一个人，如果你是唐朝人，猛然间到了我们现在，你说话都不知道怎么说，是不是？就是说要跟现在人一样才行，得说现代的话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重新去投胎嘛！然后就到长安城投胎，等到玄奘法师取经回来帮玄奘法师弘扬佛法。《大藏经》里也有这个说法。前面还有一个序言，说是在哪个庙里，记不清了，说是在哪个庙里的墙上写着，编《大藏经》的时候发现了，于是就收录到《大藏经》里面了，有这么一个说法的。

也就是说这个一念不是时间长短，跟时间长短没关系，只要心念没有起伏，一直保持着，这个就叫做一念。念道是心一直放在追求道上。

中间的“林薮”，也就是树林、沼泽等等。菩萨跑到那儿去修道了。

婆罗门又跟菩萨说了，“卿是王者”，就是说你是王家出身！一直过的是尊贵的生活，你从来都没吃过苦。在王家的时候老是别人侍候你的，现在你能吃得了这个苦吗？所以你得适应适应才中。“夏可饮水”，夏天呢，喝点水就行了，可能以前是喝蜜汁的。《三国演义》第21回，刘备截击袁术，袁术败了后，没啥吃，他让厨子“取蜜水止渴”。看，已经成这个鬼样子了，还要喝蜜水。厨子说，“止有血水，安有蜜水！”

现在就是说，你是王家出身，能不能受得了修道的苦呢？只是喝点清水，这中不中呢？还有一个“食众瓜蓏”，这一个呢，在印度那块地方，是可以的。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，一年里都有果子吃。在以前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是“昔阿僧祇劫时”，所以时间很早，谁知道早到啥时候呢？反正是说以前有这么一回事儿……

这个时候呢，大家要搞清楚，佛经是在哪儿说的？在印度说的。既然是在印度说的，那么，不可避免要把印度的风俗、印度的民情，带到经典里头来。就相当于说，咱们在说话，说着说着，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，你骗不了我的～～因为你的话已经把你的基本情况透露出来了，比如说你给我打个比方，你说：那房子烂得像个猪窝一样。就凭你这个比方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老百姓出身嘛，你就不要来我脸前头吹牛了～～这个事儿不大好意思说——某一位大和尚跟我说，他家里是个官员，虽然不是太大，他出家前是下海作生意了，是带着大笔的钱出家的。但三句话一说，我就知道他是在说鬼话，当然啰，我也没必要揭穿，傻子才会来揭穿你的谎言的。揭穿了双方都尴尬，有意思嘛？没有，世间嘛，虚着点，和气。这不是事关成道的原则问题，用不着较真儿。

现在经上说，这是发生在阿僧祇劫以前的事儿，既然是那时候，肯定和佛陀讲这部经的时候情况不一样，比如咱们讲啥的时候，说很早很早以前，早到啥时候呢？比如说早到恐龙时代，那个时代能和现在情况一样吗？肯定不一样。但是我说着说着的时候，不由自主会说到我河南老家的情况，说到我熟悉的事情。过去了的，就回不去了，不必要纠结，当然了，历史学家会纠结这个事儿，总希望还原，但实际情况是：时间会自动过虑的。

这里说的“食众瓜蓏”，在印度的时候，人们基本上不大干活，饿了把树晃晃，掉下来点儿果子吃吃就行啦。以前是农业社会嘛，既然他们基本不干活，比较懒散。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会发现，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观念，印度人好象不大讲求时间。我跟他约定明天上午十点钟见，结果到下午他也不一定能来。我们中国人已经算好点了，我们说好是十点，大概在十点前后半个小时内还是能见到的，太堵车了误上一两个小时也有，但总归是可接受程度内。印度人差的时间就不是一星半点儿了，因为在印度人观念里，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你这一天两天，根本不算啥。人家印度人都是以多少劫为单位来算时间的，你这一天、两天，根本就看不着。晚了就晚了，有啥关系啊？歇会儿就是了，他们不把时间当回事儿。这就是当时印度的情况。现在还老有人考证经典，说这部经是伪经，那部经典是伪经，说实在的，还是真的能够看出来的，时代的特点，你想掩饰其实是很难掩饰住的。

现在说，夏天了，喝点水，吃点儿瓜果；到冬天了，“还城邑，街里乞食”，也就是到城里过冬，就在城里沿街乞食……印度一年里，只有冬季、夏季、雨季，冬季相当于10月到3月，夏季相当于4月、5月、6月，雨季通常是7月、8月、9月等。印度地方也那么大，南边、北边差别也很大。

说，夏天了，喝点水、吃点儿瓜果就行了。“蓏”，这个字儿你们查一下，我查了，是luo，意思是果实。查查还得记下来，不然下次就又忘了，这个字不常用，就是果实的意思。

夏天吃点瓜果、喝点儿水就中了，冬天的时候得到城里去，在街上乞食。乞食回来以后，还是要在树下坐禅。“禅思勿毁”，也就是千万别把禅修这个事儿给忘了，这是要经常作的。

接着是“菩萨其所乞食，还其国界”。菩萨去乞食，来到他以前的王国，他以前是国王，现在是个乞食者修道者。现在呢，没有人认出他是现任国王的哥哥，只知道他是小瞿昙。

以前的人不像现在，国家领导人我也没有面见过，但是他要是一来，我肯定认识他，因为他天天在电视上露面儿嘛。想当年胡耀邦跑到我们县，他跑到我们县可是没有给县里打招呼，竟然没有人接待，人家胡耀邦就等着到县里领导来上班。把县里领导搞得一下子懵了：他不带警卫，就带了一个秘书，乘着一辆车在下边儿跑，没进县城的时候先跑到老百姓家里。那时候老百姓家里电视还不普及，不认识他，老百姓其实挺厚道的，他说：我从这里路过，渴了，能不能找碗水喝？刚好是老百姓吃午饭的时候，于是就说：既然赶到吃饭时候了，喝碗糊糊好了——我们那儿糊糊就是玉谷面稀饭。胡耀邦说，不了，喝碗水就中了。县领导一见就认识他，领导有电视嘛～～后来县领导汇报工作，说我们今年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什么的，一项项，汇报中间他也不吭声，等汇报完了他说：你们这些工作就不要做了，你们的工作是让老百姓别骂你就行啦！我老听有人说老百姓是端起饭碗吃肉，放下饭碗骂娘，吃的啥肉呀～～我看见了，就是稀饭，哪里来的端起饭碗吃肉？

反正这个事儿挺好玩的。这是我们几十年前的老县长给我说的。现在那位老县长也学佛了，写信跟我要《楞严经》的解释。挺好玩的事儿。现在的情况是领导一来大家都认识他，当时老百姓是不认识他的。

先前的国王，到山上去修道了，回到这个城市乞食，结果城里人都不认识他。这是正常的。

“菩萨于城外，甘果园中，以作精舍，于中独坐。”

整个冬天里嘛，菩萨要在城外边儿的一个果园这里歇脚，就把那儿捯饬捯饬，当成了一个精舍，乞食之后就在这里修行。以前在古印度的时候，我们见经典里头经常有苦行林这说法，“苦行林”其实就是城外头的一片树林。以前古印度的自然环境很好——当然了，印度现在自然环境也不差。说，这里有一个城池，不过按现在的说法，那根本算不上城池，大小也就是一个村镇而已，甚至还没有现在的镇大，但经典上翻译的时候，都翻译成城池了。类一下现在的状况，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村镇。我们现在说释迦牟尼佛这个王子，释迦牟尼佛所在的国家叫迦毗罗卫国，迦毗罗卫国大概就像现在的镇那么大。也就是说以前的国王，有些其实跟现在的镇长差不多。

见过一个事儿，说有一个美国的小伙，选举当了市长，很年轻就当了市长。他那个市长也就是村镇的镇长，但是一听说叫市长，就会认为很大。你要是华盛顿市的市长，那当然是比较大的。但是村镇的市长，应该是不大的。咱们中国最小的市到县级市吧～～好像当时曾经准备设镇级市，后来没有消息了。

这边是一个镇子，当时叫做小国，城外不远处就是树林，修行人就在树林里修行。也不能离城太远了，如果太远的话，乞食就麻烦了——你一天就只够跑路时间，那还咋修行呢？所以离城池不是太远的。

说到乞食很好玩的。以前古印度人是吃六顿饭的，古印度人没事儿干，光吃饭。坐坐，没事了就吃，就像我们吃零食一样。没事了就把树晃晃，掉下来果子就吃着，或者做点儿饭吃吃。基本上是不大干活的，也没啥活好干的，就吃饭。

因为人们都是吃六顿饭，于是和尚们也吃六顿饭，一到吃饭的时候，和尚们就来托钵。就是大家吃六顿饭，我和尚就托六次钵。大家都吃六顿饭嘛，和尚也六次，好象没啥特殊的，后来出现了一个情况，有些人就说了：你们和尚光知道吃饭。一天总共就那么点时间，这是固定的，你既然托六次钵，还有修行的时间嘛？啊，你们说起来出家是要修行的，现在只见你们托钵了～～这个事儿呢，释迦牟尼佛听说了，就说：算了算了，咱们去掉一半。只吃早、中、晚的正餐，中间的加餐全部不吃了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这样一天就剩吃三次了，由六顿变成了三顿。

后来又发生一些事儿，挺奇怪的：有一户人家，小俩口刚结婚不久，男人要出去工作，媳妇因为怀孕就留在家里休养。媳妇每天把家门关着，约摸着丈夫该回来的时候才打开门来。这一天呢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媳妇想着该到丈夫回来的时间了，咋还没回来呢？就想着到门外来看看。因为这时候刚好是晚饭时间，和尚们在托钵。当时和尚们托钵是有规定的，只能托七家，要是七家了还没有托到饭，那就不准再托了。这个和尚呢，托了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家，还没有托到，这小媳妇家是第七家。这个和尚于是站在门外不走了，要是这一家我还托不到的话，我就得饿着了，这一家我一定得托到。这个和尚就堵在小媳妇家的门口——要是不给我饭，我就不走，我盯上你这家了，你一定得给我点吃的。

当这户人家的小媳妇开门看丈夫回来没有的时候，门一开，刚好就那么巧：当时正下着大雨，雷电交加，站在门口的和尚在大雨中浑身被淋得湿淋淋的，下着大雨光线又比较暗，正好一道闪电，亮了这么一下子，哎哟！那才真的是活脱脱地见鬼了呀！一下子把人家小媳妇吓得坐地上了，然后小媳妇就流产了。这件事释迦牟尼佛知道了，就说：算了算了算了，晚上这顿饭咱们也就别吃了。从那以后，就晚上也不准吃饭了。这样又从一天三顿饭改成了两顿，早上一顿、中午一顿，晚上就不吃了，这叫过午不食。

现在说，菩萨在城外修行，就在果园这儿，也就是树林这儿，捯饬了一个所谓的精舍。这时候出了点儿状况，“国中五百大贼”，五百这个数字，别把它当成真的是五百，有一拨盗贼就行了。这些贼呢，“劫取官物逃走”，那些个强盗，劫了些东西跑了，在逃跑的时候，经过了菩萨修行的这个地方的时候，“踪迹放散，遗物在菩萨舍之左右”，就是说这些贼偷了东西跑了，路过修道者住的地方的时候，偷来的东西掉了点儿在这儿。盗贼嘛，带东西不会是很从容地整理好带着，而是匆匆忙忙卷了就跑，路上掉了点儿是正常的。不巧的是，掉在了菩萨精舍边儿。

“明日捕贼，追寻贼者，踪迹在菩萨舍下，因收菩萨，便将上问，谓为菩萨，国中大贼，前后劫盗，罪有过死。”前一天晚上，盗贼来抢了东西，东西呢散落了些在菩萨精舍这儿，天亮了以后，官家在追贼的时候，沿着贼的印迹，找到菩萨修行的精舍这儿。既然有散落的东西在你这儿，就把你给抓了，他们认定菩萨就是盗东西的贼。在你是贼的前提之下，按照律法，对于盗贼，是死罪，那就得判你死刑。偷东西就是死罪，确实也够严厉了。

“王便勅臣，如此之人，法应以木贯身，立为大标，其身血出，流下于地。”这是说使用的一种刑罚。王跟下面的人说，偷东西的人应该怎么来处罚呢？就是用木头从头贯到脚底，订立着，象一个标本一样。现在是把你绑在一根木柱上，不让你倒下来，这个刑罚是把你钉住不倒下来。受这刑罚嘛，当然是血流得满地都是。这确实是比较残忍的刑罚。

应该来说，国王是菩萨的弟弟，可有这样的事儿，国王根本就没有出来看一看，他要是一出来，他能认不出来是他哥嘛？不至于吧～～一个国王，亲自对于一个盗贼案下指示，想来以前的国王确实不象国王，国王是管国家大政的，哪儿管一个具体的案件。你既然要管，也是连看也不看，只听汇报、下指示，按现在的话说，也够官僚主义的。

“是大瞿昙，于深山中，以天眼彻视见之，便以神足，飞来问之”，这时候，菩萨的师父知道了，他师父在深山里头修行，因为修行有神通，天眼通，他看见了。就运起神足通，过来见菩萨。

“子有何罪，其痛酷乃尔乎？”师父就问菩萨了，咋回事儿呀，咋受这样重的刑罚。“疮岂不伤，毒忍苦若斯？”受这样的刑，是有伤的，这个“毒”，作动词，伤害，受了刑罚嘛，自然伤害到了，可是你咋能受得了这这苦呢？注意，这是抚慰、慰问而已。

菩萨就说了，“外有疮痛，内怀慈心，不知何罪，横见诛害？”受了刑罚，当然可难受了，确实是很痛，可是呢，我内心里的慈心还有。到底是为了啥事儿受这刑罚呢，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我们现在经常说，“害病”，病了痛不痛？当然痛！可是内心里苦不苦？还不苦！痛是肉体上的机械反应，而苦是内心里头的感受。我们现在修行，人家问你死了后到哪里去？我就说到地狱里去，其实到地狱里去也没有关系呀，在地狱里痛不痛？痛！但因为我知道是作了啥事儿而到地狱里去的，所以感了地狱的果报而不苦。在咱们凡夫这儿，有痛必然苦，这是连在一起的。但知道了到底是做了啥事而受这个果报的，那就没有啥苦不苦了。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？人家来问我，为什么会得这个果报？我会跟人说，肯定是以前造了什么恶业，现在才得这样的果报。另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好呢？肯定是以前造了什么善业，所以说得这个果报。佛教实际上不是这样的，是能够说得清楚具体的啥业才能说中人心的，这样说没有大错，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

我们这样，实际上就是颟顸，笼统颟顸，搞不清楚。在佛教中间这是能够说清楚才行的。我能跟你说你在公元前58年在长安城做了某事，跟你说得很清楚。在经典里头说的时候，通常都是告诉你，你在过去无量劫前，你曾经做了啥具体的一件事。是把那个事儿给你说出来的。我们现在是跟人说得很糊涂，你肯定以前做了恶业，你以前肯定是做了善业，所以才得这个果报的。这其实都不解决问题的。我可能会说，你说的事儿是不可验证的，在武则天执政时我在洛阳把他打了一顿，这事儿能验证了吗？你说我做了啥具体的事儿，我查都没法查，其实不也是一个糊涂～～根据我的经验，这儿需要细节极其的丰富才行，不然的话，确实很难让对方服气。即使你的能耐有限，只能说个大概，这也足能起到作用：内心能安。我们要是说了半天你内心还不安，只说曾经做了好事儿，曾经作了坏事儿，这样内心是安不了的，说出具体是啥事儿，即使只大概，也能起到安心的作用了。为啥这样呢？

我们现在看一个东西、看这个世界，佛教说，这根本是一个幻相。既然是一个幻相，可为啥咱们会觉得如此的实在？你看，这片叶子多好看了！每片叶子都不相同，各具形态。这是一棵柳树，那是一棵茶花，不一样……幻相细节能如此的丰富，这是为啥？说，是因为你内心里的种子，足够多，这才导致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丰富的。我如果说得含糊的时候，你是不大安心的，就相当于我们人，你要是看不清楚的时候，你觉得：这是啥呀～～你会趋近点看看，一定要看清楚，是不是这样？是这样的。看不清楚、糊涂，这时候你就想把它搞清楚，也就是说，糊涂的时候你是不安心的。你只跟我说——肯定是做了坏事儿、肯定是做了好事儿，这个没啥大用，因为安不了心。那么我跟你说：你具体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儿，连里边的细节都说得清清楚楚，这样你就安心了。对不对？你要想查证，凭你现在的能力，你查证不出来的。所以，有时候你即使要给别人编个谎话，你也得尽可能给编得细节丰富些。悟空你是作家，写小说的，小说里细节总得给写丰富点，细节丰富才能吸引住读者，只有一个很模糊的大框架，那就吸引不住人了。

释迦牟尼佛的经典，我们现在特别注意一个大框架，我们现在学佛的时候，要先把大框架给搞清楚，把大框架搞清楚之后，再朝里头填很多很多很丰富的细节。其实，佛教可简单啦！简单到不好意思跟各位说。但是一跟你说三藏十二部，那么多，吓死人的。其实那都没啥的，那是丰富的细节而已。当下里学佛，重要的是先把大框架搞清楚了，然后朝里面填细节，填得越丰富越好。但是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大框架，细节其实根本是填不进去的。

咱们还继续说原文。

身体受了刑而有疮痛，受伤了。“木以贯身”这刑，咱们中国以前有这样的：朝犯人的手指头里钉竹签，这应该也像。痛不痛，是真的痛！但是我的慈悲心是还有的。不过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犯了啥罪？

师父就说了：“卿无子姓，当何继嗣，忍痛如此？”这个“卿无子姓”是啥？还真说不好。没有继承人吧～～按我们现在的说是就是你看你绝后了。在经典里，因为他是修道人，所以说是没有徒子徒孙。咱们中国也特别强调这个的，比如说我接了一个法卷，法卷当然也不能到我这儿给断了，如果到我这儿断了，那我是千古的罪人了，我一定得把我的法卷给传下去。我接了天台的法，那么我还要把天台的法往下传，要是我不传下去，到这儿就断了。以前更麻烦，现在还好些，现在人传法，一传就传几十个，我传了几十个，广种薄收，总有一个能传下去吧？以前的时候，比如禅宗，他一个传一个，真有可能断的！初祖达摩，二祖慧可……就这样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代，第五代是弘忍法师，弘忍法师传给了慧能大师，慧能大师不把衣钵往下传了。因为这衣钵只有一份，传给你就没法再给别人了，一是会引起大家争，二是这样只能传一个，万一遇到啥事传不下去了，就断了。所以不传衣钵了。这个呢，大家看书的时候，书上讲的只是道理，那不是事实。事实跟道理是两回事。

《六祖坛经》，咱们看，六祖第一次说法，那是一个多大的场景啊～～上万人的法会。那是啥地方？当时是蛮荒之地，在蛮荒之地能集聚上万人，他前期要做多少工作～～经书上没说这个，只说这个法会多么多么的热闹。今年咱们杭州要开G20会议，不就两天时间嘛，虽然会议只开两天，可实际上我们得忙一年啊！慧能大师也是的，为了这第一次法会，前期要做多少工作才能去得了上万人呢？我在九华山的时候，九六年还是九八年？我记不清了[[1]](#footnote-1)，那一年传戒，当时传戒还不是中国佛教协会批，这场戒之后就得中国佛教协会批了。那次传戒，当时是四千多戒子。这是啥时候？这是现在这个时代诶！现在这个时代，九华山聚起四千多人，为了这次传戒法会，是积聚了九华山的全体之力。当时我是引讃。那一次法会还死人了。以前戒场中间不死人几乎是不正常的，戒场中间基本上都会死人的，死人才是正常现象。老和尚们说，受戒得是大福报人才行的，没福报的话，你到了戒场也不一定能上得了戒坛。确实是，以前戒场都有死人的。现在呢，你不能死人的～～如果死人了那还得了？中国佛教协会每一次只给批三百人左右，可我们受戒的时候，那时候都是几千人。我是在白马寺受戒的。白马寺第一次传戒，是八九年，当时是一千二百人。八九年、九零年、九二年，九三年、九六年～～基本上都是一千多人，没有太少的。我印象中九华山那次传戒是破了天，四千多人。那是现代，我们前期要做好多好多的工作才能集起几千人的。可是六祖那个时候，在蛮荒之地集起上万人？他们前期一定做了好多好多的工作，但是《六祖坛经》上你能看到的，只是说那一次法会有什么人来了，有多少人等等。

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社会，前边有来处，后边也得有去处。文化大革命之后，江西有一个老和尚，我不说名字了，你们可能都听说过。这个老和尚可好玩了，年纪大了嘛，他以前接有法卷，遇到文革，没有佛教了，一直没有机会把法传下去。文革结束了，他觉得自己年纪已经这么大了，再不传怕自己快该死了，法不能在我这儿断了呀。就找到某一个和尚，说，把我的法传给你。人家就说了：你有什么法啊？你根本就没法，传个啥？也就是说，只是一个法卷而已，根本就没法！现在有好多的法师接法，有的法师接好多法卷，接一个临济的、再接一个曹洞的，还接一个沩仰的，还接一个天台的等等。这两年杭州升座了好多方丈，以前没有，一下子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好多。其中一个在升座法会时……你们有没有参加升座法会？有些参加过，虽然没有进到法堂，可有现场播放，能够看见。天哪，某一位竟然接有四、五个法。这就是只有法卷嘛。

当然了，咱们不管这个。这部经里的说，“卿无子姓，当何继嗣”，就是下头没传。

接着经文说——菩萨答言：“命在须臾，何陈子孙？”就是说：还说啥传下去呢？命都要没了。

接着是，“于是国王，使左右以强弩飞箭，射而杀之。”国王就把这个小和尚给杀了。

再往下读点儿经文。

**大瞿昙悲哀涕泣，下其尸，丧棺敛之。于是取土中余血，以泥团之，各取左右，持着山中，还其精舍。左面血着左器中，其右亦然。大瞿昙言：“子是道士，若其至诚，天神当使血化成人。”**

**却后十月，左即成男，右即成女，于是便姓瞿昙氏。**

**一名舍夷仁，贤劫来，始为宝如来释迦，越寿五百万岁；自下二十五王，其寿三百万岁；文陀竭王寿百万岁，顶生王遮迦越，左髀右髀王，皆寿十万岁；从欢喜王诸王，皆寿八万四千岁。**

**从恶念遮迦越，杀一牛，祠祀害命，失金轮，得银轮，主三天下。寿万岁；坚念王作铠，寿五千岁，得铜轮，主二天下，主西南；喜杀王，寿二千五百岁，得铁轮，主南天下。**

**其王有太子，行五恶，杀一，减寿千岁。**

**古人有九病：寒，热，饥，渴，生，老，病，死。婆罗门杀生祠祀，从是生四百四病。**

**从师子念王，人寿转减，寿百二十岁。从师子念王后，师子意王，有八十四王，人命减，或寿八十、七十、五十、三十、二十、十岁者。**

**于是后，有师子命车王，名白净，是菩萨父。计菩萨身终始，并前后八万四千。**

**遮迦越王，名瞿昙氏，纯熟之姓。菩萨在兜术天上，意欲下生，观于天上，谁国可生？言：“唯白净王家，可生身。”**

**于是，天上有树，名兜昙树，菩萨退，坐他树下思惟；其本树无复精光。**

**于是，有天问言：“菩萨何缘，舍本常坐，就他树坐？”有天子知菩萨意，答天言：“卿不知耶！今者菩萨，欲下生阎浮利，观何国可生？唯白净家可生。”**

**于是，诸天皆言：“今菩萨下生，当何以赠送？”各设方计言：“唯净明天上，四百四宝，奇镂别异，各有名类，同有宝华，以为车乘。”**

**伊罗慢龙王，以为制乘，名白象，其毛羽踰于白雪山之白，象有三十三头，头有七牙，一牙上有七池，池上有七忧鉢莲华，一华上有一玉女，菩萨与八万四千天子，乘白象宝车来下。**

**时，白净王夫人中寐，见白象仿佛，寐寤惕惊，寤以告王。**

先读到这儿吧。

小和尚被杀了，老和尚就不大高兴。这是常有的事。你把我徒弟给杀了，这总是不忿，人之常情嘛。咱们可以想象当年的玄奘法师。辩机被杀了，玄奘法师可不高兴啦，跟皇帝讨价还价：辨机确实有问题，但这是一个人的事儿吗？这是两个人的事。你不能说把他给处理了，她不处理。我的徒弟你杀了，那你闺女咋办？皇帝就说了：已经杀了一个人了，已经杀了拉，总不能让我把两人都杀了吧～～杀一个我已经后悔得不行了，把两个都杀了，你还让不让我活了。咱们商量一个补救的办法吧。玄奘法师就说：人已经被杀了，再也活不过来了，怎么办呢？你给我盖个塔吧？我带回来的经，最怕火灾了，盖一个不是木结构的建筑。于是就盖了大雁塔。大雁塔是他俩讨价还价的结果。人已经活不了了，砖塔可以使经保存得长久些。以前建筑都是木结构嘛，砖塔防火功能就好些。

经里说，小和尚死了，老和尚咋样呢？“大瞿昙悲哀涕泣，下其尸，”小和尚的尸体不是还在刑架上吗？就给取了下来，“丧棺敛之”，就是给装敛了。

当时菩萨受刑的时候，血流到地下了，师父把那有混血的土给拿回来，取了两团，抟起来，拿到他住的地方，“还其精舍”嘛。他不是给抟了两团吗？把左边的放左边，右边的放右边。然后老和尚祝愿说：你是个修道人，你心要是真的诚，那么天人就会护佑你……咱们常说护法神，你要是真的与法相合，护法神是会护佑的。现在老和尚说：你要真是诚心诚意，那么护法神就会让你再活。

我们现在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庙，慢慢慢慢衰败了，这其实就是这个地方没有法了。没有法的时候，护法神就离开了。有时候咱们会觉得某一个地方，它真是没法呀，可是却很兴盛，这是咋回事儿呢？这是因为你没有法眼，你不认得法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对于永信法师，老觉得他的所为不如法，现在知道不是的，不能再说人家的坏话，应该说人家好话才对。有人就说了：永信法师怎么看都不像一个高僧大德——孟子说梁襄王“望之不似人君”，就是说看着就不像。我说：算了吧，那是你没长认祖师的眼，你知道祖师长啥样儿？

佛教在中国有几次大的传播转型，就是从印度到中国以后，印度社会跟中国社会是截然不同的，既然不同，佛教该怎样来适应中国？佛教刚进中国的时候，因为是皇帝请过来的，所以说当时，汉朝的天下还是比较尊重它的。你是我请过来的客人，总还是客气的。后来汉朝不行了，自顾不暇了，咋能罩得住你佛教呢？罩不住了。已经天下大乱了，你佛教就得自己想办法自救。佛教就得改变，要是不改变的话，那就生存不下来了。在印度的时候，是托钵的，在中国你托钵试试？饿死你！中国没有这个传统的。

佛教刚来到中国，是凭王公贵族来供养的。当王公贵族连自己都顾不住的时候，你们也就只能自己去讨生活了，要是这时候你还抱着那个清高的样子，抱着印度的观念不放的话，那就活不下去了。这时候就特别难，天下大乱的时候嘛，没有办法……当然了，中间也出现了一些大师，象道安大师，他的师父佛图澄，他的弟子慧远，他们三代，极其的了不起。佛图澄是以神通扬名的。道安大师，在天下大乱的时候，他把徒弟们分派到各个地方去，朝南方去的，朝北方去的，哪个地方可以生存，就往哪儿去。到南方的慧远大师，最后成了气候。分出去了那么多拨，真正有机缘成就一番事业的，也不过就是慧远大师。也就是说，反正努力了，到底能不能成就，在还没有成就的时候，谁也不知道啊～～

再往后，到了唐朝的时候，你说怎么生活？没有办法，这时候出现了马祖道一、百丈怀海他们，他们开始建丛林、立清规，自己耕种，“一日不作一日不食”就开始了。和尚哪能耕地呢？耕地是犯戒的呀！你连戒律都不守，还想成道？怎么可能呢？但是，当时的时候，他们坚持了，当时的僧团，把马祖道一、百丈怀海他们，称之为“破戒和尚”，要把他们开除僧籍……后来遇到了“会昌法难”，这时候，和尚们没办法生存了，是百丈怀海他们把整个佛教给救了。

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，又是一个大的转折，能不能转过来，这就要考验我们的智慧了。我们现在，把所有的坏事，都推到文化大革命身上，反正文化大革命已经坏了，不在乎多一条罪状的。其实好多事儿，跟文化大革命其实关系不大。文化大革命是不算法难的。为啥？所谓法难，这个“法”，是指教法，所以，法难都是针对宗教的，要不然是专对佛教，要不然是佛教、道教一起打压。文化大革命可不是针对宗教的，它是整个社会各条战线统统都遭难了。因为不是只有佛教受难的，所有说算不上法难。当然了，对佛教打击很大这是事实。这一次转折，其实是从土改那时候开始的，而不是文化大革命，现在公开的书籍，都说是文革。

从印度到中国，佛教面临着生活方式的转变，才能存活下来呢。开始时的托钵，这是他们印度的生活习惯，这必须得改成中国的方式，这就出现了“农禅并重”，是马祖道一、百丈怀海他们搞的这一套，把佛教给成就下来了。从唐朝到现在，社会已经是完全变样了——以前是农业时代，从汉朝佛教进入中国一直到唐朝，这是多少年～～有六、七百年，公元前2年佛教进入中国，唐朝是公元六百多年开始的：玄奘法师是600-664年。这是经历了六百年佛教才扎住了根，适应中国社会。但到现在，农耕社会被瓦解，从土改开始，把我们的土地全部收了，没有土地，你怎么生活？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生活，只有自己去想办法。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想了，最开始的时候，像巨赞法师他们这一辈的老人，他们办过麻袋厂啥的。我知道当时巨赞法师是大雄麻袋厂厂长，他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，他来做麻袋厂的厂长。现在看起来觉得好难过的，这都是要想办法先把人活下来，人都活不下来了，佛教还咋传下来呢？

到了文革之后，和尚怎么活下来这事儿又摆在面前了，国家说，卖点门票吧，先至少把人给养活了，当时叫自给自足什么的。

现在有一股风，他们在那儿鼓吹，说要把门票全部取消掉。是！确实可以取消掉门票！但肯定第一步不应该是寺庙取消门票，第一步应该是风景区取消门票。现在有些和尚傻乎乎的也在响应，和尚们别再做这不该做的事儿了～～路都是一步一步走的，第一步风景区先取消门票——庙基本上都在风景区里头围着的，历史事实是先有庙后有风景区的。风景区收门票本就是不对，自然景观，是老天爷给的，咋该收门票呢？庙是人文，可以不卖门票，但卖门票也不狅外。先取消风景区的，再取消庙里的，不能反过来的。而且真正卖门票的佛教寺庙，据人民大学的《中国宗教调查报告》里头说，其实只有6%

当然，你可以说我这儿有钱！你哪儿来的钱？你的钱从哪儿来的呢～～你根本不可能有钱的。因为庙被人家风景区给圈住了，你想往外盖一点儿，根本没门的！再者说了，你那一点儿钱，大家都说灵隐寺有钱，玉佛寺有钱，少林寺有钱，普陀山有钱。嘁，你那点儿钱，算个啥呀～～根本就是毛毛雨。（人民大学去年发布的《中国宗教调查报告》，显示佛教其实是没有钱的。其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……与许多人想象的“和尚都很有钱”大相径庭的是，当代宗教教职人员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团体，其经济收入远低于当地民众的平均水平。五大教教职人员的月平均收入为506元，大众印象中很有钱的佛教，其教职人员的月收入则为397元，属于苦行僧的类型。另外，还有41%的宗教场所完全没有为教职人员购买养老保险，26%的场所完全没有购买医疗保险。）

……（接受建议，删掉一段）

目前这个时候，由农耕时代转向商业时代，现在商业社会还不成熟，我也不知道佛教的出路到底该咋走。

从印度社会融入中国社会的时候，走了六、七百年才真正形成农禅并重。那时候农业社会很成熟，还用了六、七百年才成功！从土改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，土改是三几年还是二几年，那时候在江西瑞金就开始搞土改，到了现在，不到一百年，还没有找着正路，是正常的。像永信法师，也可能会给我们找出一条路来，就是他的那种商业手段、路径，能不能成功？这也未必，但至少他在努力了。要是他成功了，那他就可以马祖道一、百丈怀海比肩，是大祖师。他要是失败了，也没啥不正常的，因为这才一百年不到，还没有找出合适的路来。想找一条路哪是容易的～～佛教，从生存的角度来说，把佛教保存下来是马祖道一他们；从理论上、思想上来说，是天台智者大师找到的路。天台智者大师创立了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，他是第一个创立成功了的。在他的前头已经有人创了，不过没有成功：南北朝时期的“六家七宗”等等，这都是有意识地创宗立派。佛教要怎样才能适应中国？在理论上是天台智者大师他们，在社会层面上来说，就是马祖道一他们。但这都是经过了好几百年的磨合。当下的境况，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时候，还没找到也是正常的，咱们这一代人，也不一定就能找得到。所以永信法师也可能成功，也可能不成功。但没有关系，这都是正常的，他努力了，也就不负时代所赋予的使命。

现在就是说，你只要是真的有法、正法，护法神是一定会护持你的。护法神护的是“法”，而不是你这个人。你这个人看着真不像一个好人，但他是真的有“法”。你不认识“法”而已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总是非议人家永信法师，说你干的那叫啥事儿？因为我对照一下书本，和尚该干的，是诵经、坐禅、修道等这些事儿，而你天天干的是啥？开会、开光、化缘等等。现在我知道了——这些事儿怎么了不该做？那时候我真是书呆子，那些事儿还真是菩萨才会去做的事儿，他们才是菩萨作为，人家就是有“法”。

经里头说，“子是道士，若其至诚，天神当使血化成人。”就是说，你要真的是诚心诚意的修行人，那么，护法神会来护你的，应该让你活过来。通常来说，咱们会按字面来理解，也没有关系的。因为佛教传入中国，本就有三个时期：巫术化佛教时期、玄学化佛教时期、本土化佛教时期。按字面来读的话，就有点儿巫术化佛教时期所译经典的味道。

“却后十月，左即成男，右即成女”，确实，真的又活了。就像咱们常说的十月怀胎。“于是便姓瞿昙氏。”咱们读阿含经，里头总称佛陀为瞿昙，这瞿昙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这样叫了。

“一名舍夷仁，贤劫来，”这个舍夷仁是啥意思？我不知道，就不管了。“贤劫”，就是现在。咱们不是老说“贤劫千佛”吗？释迦牟尼佛是第几佛？第四尊。“始为宝如来释迦，越寿五百万岁”，现在这贤劫里，舍夷仁他会出世成佛的，这一句就是他成佛的时候的名字、住世寿限。

……

这部经呢，先是说了说释迦牟尼佛前世的情况，随后说了说释迦牟尼佛成道后前十二年主要作了点啥，这十二年还没有戒律。咱今天就先到这儿。

（2016年3月15日 陶瑾居士记）

1. 看见九华山宗教研究会陈寿新先生回忆仁德老法师的文章《走近仁德法师》，中间说是一九九五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